

破滅的偶像 (一)

中偏左

譯者小序：

“破滅的偶像” (The God That Failed.) 是由六位脫離共產黨的記者及作家，寫出他們如何走進和跳出共產黨的經過，加上編者一篇不算短的序言而成的一本書。這本書絕對不是一本反共八股，更不是共產主義的宣傳品。它只是一群有良知，有感情的人，誠懇地剖析他們的過去，坦白地道出他們整個思想的旅程。老共產黨員可以讀，因為它告訴他們，為什麼共產黨容納不了那麼多熱心朝共的人，有助益於共產黨的改進。剛剛想加入共產黨的人更應該讀，因為它警惕他們，提醒他們，促使他們扪心自問，是不是只看到共產黨美好的一面，那些醜惡的現實，他們願意去面對，願意去改進嗎？反共極右派的人也應該讀，因為它剖開了糖衣，在冷冰冰的銳利刀筆下，一片片地剖析了共產黨的裏外，提供了許多反共宣傳的好資料。不喜教條，不

拘泥於任何形式主義而有熱心的人也可以讀，因為它再度証明沒有一個單純的主義是万靈的，沒有一盤好菜是單一的作料可以炒得成的。此書出版於一九四九年，在今天，當一些年青，熱忱的朋友們，表面上是在鼓吹所謂完善的共產主義，而實質上是在替新起的帝國主義當幫兇，要搞那些擴張領土，吞併小國的勾當，這時候把這本書翻出來，希望能提供些筆戰，舌戰的好材料。

本書不算短，本期的譯文只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小段；目的在介紹大家有這本好書，想進一步了解的人，可以去讀原文。其他摘譯，將陸續在“審審”發表。

書名：The God that Failed.

by A. Koestler, R. Wright,

L. Fischer, I. Silone,

A. Gide, S. Spender

編者：Richard Crossman, Editor

出版社：Harper & Brothers, N.Y.

(1949)

作者簡介：

理查·華特 (Richard Wright)

1908年9月4日出生於密西

西比州，南茹城25哩，一

個窮苦的黑人農場家裡。早年他的父親離棄家庭，母親以洗衣來維持家計。後患了麻痺，乃由祖母繼續養家。曾入教會小學讀書。15歲時，離家到曼費斯(Memphis)去打工。當時有機會讀到麥肯(McKen)的著作，乃決心成為作家。二年後帶所有積蓄150美金到芝加哥打零工為生，一直到經濟恐慌時期失業為止。他由約翰·李得俱樂部(John Reed Club)的介紹而入共產黨。他的著作有：湯姆叔叔的孩子們(Uncle Tom's children)，比格的出生(How Bigger was born)，小土著與黑孩子(Native Son and Black Boy)。

X X X X

一個星期四的晚上，在郵局工作時所認識的一些白人朋友邀我到芝加哥城南一個夜社去討論世界局勢。十來個人聚在一塊兒吃三明治，喝啤酒和聊天。當時我很驚訝，很多人都有共產黨籍。我反駁一些由黑人共產黨招貼在公園裡的標語。他們說那是黨的戰術。當時內心半信半疑。

在另一個星期四的晚上，一個名叫梭的猶太人告訴大家

一個吃驚的消息，說他有一篇文章被康羅(Jack Conroy)所主編的“鐵砧”雜誌登載，並說他加入了一個名叫約翰·李得俱樂部(John Reed Club)的革命文人組織。梭好幾次都要我去參加他們的會議。

梭說“你會喜歡他們的。”

我回答：“我不喜歡被編制。”

梭說：“他們會幫助你寫作的。”

我說：“沒有人能叫我怎麼寫，和寫些什麼。”

他催促我說：“來看一看吧，沒有什麼可損失的。”

我覺得共產黨不會對黑人有誠意的。我寧願聽一個白人說他恨黑人，因為我相信他在說實話，而不願聽他說尊重黑人，這會叫我懷疑他的誠意。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看書看厭了，乃決定到約翰·李得俱樂部去看一看。我按址尋到地處。一節黑漆漆的樓梯，使人有不受歡迎的感覺。在這極一個拉雜的地方，可有什麼大作為？由頭頂的窗戶可看到室內的壁畫。階梯的盡頭有一扇門寫着：芝加哥約翰·李得俱樂部。

推開了門，走進了這一生看過最奇怪的房間。地板堆滿

了紙張和烟頭。牆邊有幾條櫥子。牆上有一幅色彩鮮艷的壁畫，畫面是一個工人，手執旗幟，兩足橫跨着城市，嘴巴張得大大的，似乎在呼喚些什麼。

聽到有人在打招呼，把頭轉了過去，看到一個白人在對我微笑。

我對他說：“我的朋友梭要我來看一看。”

白人說：“歡迎光臨，今晚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不過我們在開編輯會議。你會繪畫嗎？”他留有鬍子，頭髮有一抹灰白。

“不會，我在學寫作”

“那麼請參加我們‘左鋒’雜誌的編輯會吧”

“我一竅也不懂編輯的事”

“你可以學”

我瞪眼看着他，心內浮起懷疑的念頭。

我說：“我不想碍手碍腳”

他說：“我叫格敏。”

我把名字告訴他，且和他握了握手。他走到櫃子去拿了一大堆雜誌。

“這是一些‘群眾’的期刊，你讀過嗎？”

“沒有”

他解釋說“這裏面有一些美國中一流的作品，”他也給了

我一些“國際文學”的雜誌，“這裏頭有紀德(Gide)，高基(Gorky)等人的作品”

告訴他說我一定会用心去讀。隨後他帶我到辦公室去介紹了幾個朋友。其中有一個猶太人後來成為名畫家，一位成為名作曲家，一位成為相當有名的作家，還有一位後來拍攝了一部納粹侵佔捷克的電影。在這裏我認識了一些終身莫逆之交的朋友。

我坐在角落聽他們討論‘左鋒’雜誌的事。他們對我這此禮遇是不是因為我是黑人？我告訴自己千萬得保持冷靜。他們要我提供些意見，我只含糊的說改慮看看。會後，我又認識了一個在廣告公司任職的愛爾蘭小姐，一位社會福利工作的小姐，一位教師，和一位名教授夫人。我曾替這梓的人當過僕人；我內心在懷疑，我在猜測這些人的動機。不過我倒看不出他們有任何不肖為伍的架子。

回到家，內心充滿了思慮，不斷揣摩這些白人的誠意，不知他們對黑人的成見如何。我躺在床上，讀那些帶回來的雜

誌，很驚異的發現在這在界裡竟然有組織在為那些被壓迫和被隔離的人抱不平。記得當我在向那些官僚們乞求麵包時，曾有過一絲念頭：是否有辦法把這些流浪者在行動上，思想上，感情上團結在一起。如今我才知道在這世界上，六分之一大的地方已有人在這稱作。“革命”這個名詞，從紙上跳躍而出，重重的打擊在心坎上。

感動我的並不是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更不是那些地下的政治活動。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俄邦那些命運相同的工人上，和聯合那些曾是散漫但命運相同的人的可能性。我認識在這兒，以革命的意識而言，黑人們可以集合成為一個家，作為一個集團而奮鬥。在雜誌裡，我讀到一些被奴役的階級的呼聲，但卻沒有那些傳教式的懦弱叫聲。他們不說：「要像我們，或許我們會喜欢你。」他們說的是：「如果你胆敢大聲呼出你的不平，你會發覺很多人會站在你這一邊的。」

他們在鼓舞生命，信任生命。

我讀到夜深，讀到天明，

霍然由床上一躍而起，開始在打字机上動起筆來。平生中一次感到可有知音在聆聽。我寫了一首粗淺，奔放而無韻律的小詩：描寫一隻黑色的手緊握着一支白色的短刀，在掙扎，終至死之。

我想要隱約道出黑白兩道生命共同的奮鬥。

我聽到有人在廚房走動的聲音。

“理查，你病了嗎？”是母親的聲音。

“不，我在看書。”

母親走進房來，瞪眼驚愕的看著堆在枕頭邊那一大把雜誌。

“你沒有把錢浪費在這些上吧”

“不，他們給我的。”

她拐到床邊來，拿起一本“群眾”，封面是一幅勞工的畫像。

“先天”她嚇了一跳。

“這是什麼玩意兒”她把雜誌遞到我面前，指着封面說：“這個人怎成了”

· 看着母親指給我看的一幅共產黨畫家的漫畫，畫面是一位穿着極端破爛的工人，高舉着一把旗幟，兩眼凸出，嘴

吧裂到有臉部那為寬，牙齒暴露，頸部呈露着一條條的肌肉，後面跟着一大群看不清楚的男女老少，搖擺着柺棍，石頭和草。

“這些人在幹什麼？”母親問我。

“我不知道。”我不想正面回答。

“是不是共產黨的雜誌？”

“是的”

“他們是不是要大家照樣作？”

“喔……”我遲疑着。

母親露出一付不肖與灰惡的表情。她是一個溫和的女人。她的偶像是十字架上的耶穌。我怎能告訴她，共產黨要她在街頭上遊行示威。

“共產黨以為大家是什麼？”她問

“他們並不要大家照樣去作”我吱唔而言。

“那麼他們的意思是什麼？”

“那只是象徵性而已。”我說

“那麼他們怎不把意思說明白”

“可能他們也不知怎麼說”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印那些東西。”

“他們還不知如何去說服一般人”我直認。開始在懷疑，如果我連母親都說服不了，還有

誰會听我的。

“這些畫讓人看了就生氣”她放下了雜誌，走向門去，突然在門邊停了一下說“你不要跟這些人鬼混”

“只看一本書而已”我閃避着。

母親走出了門，但我卻一直在回想那些簡單而無法回答的質問。再把“群眾”的封面看了看，我終於徹悟這種狂放的畫片是無法感動一般人的。把雜誌再細讀了一下，又發現裡面堆滿了那些文人自以為可以戲人，可以号召群眾的名詞，他們雖有計劃，有理想，但卻還沒有適當的語言。

我該有可以作，可以說的地方了。我以為共產黨把他們所要領導的人看得過份簡單。在他們努力去領導群眾的過程中，誤解了這些人生活的意義，把人民過份抽象化。我該把這些補救起來。我該告訴共產黨一般人的感受如何；我也該告訴一般人共產黨如何為聯合他們而自我犧牲。

“左鋒”的編輯接受我兩首小詩。把兩首給了“鐵砧”，另一首給了“新群眾”，那是“群眾”的續刊。

可是我內心仍然充滿了疑慮。

"如果你以為不夠好，請勿登載。"我說。

"夠好了"他說。

"是不是為了拉我進黨，才這樣做的？"我說。

他說："不，你的詩雖然粗淺，但對我們而言，已夠好了。我們都是新手。雖然我們寫了關於黑人的事，但卻從未沒有接觸過一個黑人。我們需要你的作品。"

我參加了幾次的聚會，很驚訝他們活動的廣泛和嚴肅。他們要求政府為失職文人覓職、籌劃和組織畫展，為"左鋒"雜誌籌款，派代表參加農工協會的會議。會員們具有熱忱、民主、肯幹、敢作敢為，及自我犧牲的精神。我很受感動，下決心獻身於工作，促進黑人对共產黨的了解。我想編寫一部黑人共產黨員的傳記。我未向任何人表露我的心願，也不知當時是多麼不自量力。——待續——

台灣的標會

~~~~~ 傳統儲蓄理財方法簡介 ~~~~~

◀ 安慶 ▶

美國的全融事業發達，處處都是銀行。一般說來，貸款並不困難。在此地居住的台灣同鄉，對於如何利用各種 Loans 來週轉資金，大概都知其一二。至於定期的儲蓄，有 Christmas Club，以及薪水階級者透過就職公司所設的 Credit Union 之類每週扣除定額而自己強迫儲錢的方法，相信大家也都熟悉。在台灣，不管是銀行，信用合作社或農會，貸款時對方條件甚苛。需

要有人的保證，物的担保，同時還必須是平時存款有實績的客戶，才能借到錢。一般小民，一旦有急需，常因告貸無門而受高利貸的剝削。為了濟急，為了儲蓄，在台灣有一種民間經濟合作制度，集數十人為一小集團。我們可以統稱這種民間組織為"合會"。合會具有濃重的東方色彩，有長久的歷史，除中國之外，日本，韓國，印度等都有類似的制度，雖然名